

小 約 翰

譯重迅魯 著單藹•望•F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一十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小 約 翰

每冊實價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F·望·藹覃

譯者 魯迅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引言

在我那「馬上支日記」裏，有這樣的一段：——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罷，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是總被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

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于是就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麼，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所謂文學雜誌，介紹着「小約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學的反響」(Das literarische Echo)，現在是大概早成了舊派文學的機關了，但那一本却還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發表在一八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歲；後十三年，德文譯本纔印出，譯成還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發表的四十整年之後，他已經六十八歲了。

日記上的話寫得很單簡，但包含的瑣事却多。留學時候，除了聽講教科書，及抄寫和教科書同種的講義之外，也自有些樂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區一帶的舊

書坊。日本大地震後，想必很是兩樣了罷，那時是這一帶書店頗不少，每當夏晚，常常蠅集着一羣破衣舊帽的學生。店的左右兩壁和中央的大牀上都是書，裏面深處大抵跪坐着一個精明的掌櫃，雙目炯炯，從我看去很像一個靜踞網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羅網者的有限的學費。但我總不免也如別人一樣，不覺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買幾本，弄得很覺得懷裏有些空虛。但那破舊的半月刊「文學的反響」，却也從這樣的處所得到的。

我還記得那時買牠的目標是很可笑的，不過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國文壇的消息，總算過屠門而大嚼，比不過屠門而空嚙者好一些，至于進而購讀羣書的野心，却連夢中也未嘗有。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標本，即本書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幾天以後，便跑到南江堂去買，沒有這書，又跑到丸善書店，也沒有，只好就託他向德國去定購。大約三個月之後，這書居然在我手裏了，是弗壘斯（Anna Fles）女士的譯筆，卷頭有賽赫博士（Dr. Paul Rache）

的序文，「內外國文學叢書」(Bibliothek die Gesamt-Literatur des In-und Auslandes, Verlag von Otto Hendel, Halle a. d. S.)之「」，價只七十五芬涅，即我們的四角，而且還是布面的！

這誠如序文所說，是一篇「象徵寫實底童話詩」。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因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蟲的生平，菌類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螞蟻的平和論，都是實際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現象的，會因此減少若干興趣。但我預覺也有人愛，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麼地方有着「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們。

這也誠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禍福糾纏的悲歡。人在稗齒，追隨「旋兒」，與造化爲友。福乎禍乎，稍長而竟求知：怎麼樣，是什麼，為什麼？于是招來了智識慾之具象化：小鬼頭「將知」；逐漸還遇到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穿鑿」。童年的夢幻撕成粉碎了；科學的研究呢，「所學的一切的開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

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淒涼，越黯澹。」——惟有「號碼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结果，在紙張上變成數目字，他便滿足，算是見了光明了。誰想更進，便得苦痛。爲什麼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終于是「人類」之一，不能和自然合體，以天地之心爲心。約翰正是尋求着這樣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書，然而因此反得「將知」，反遇「穿鑿」，終不過以「號碼博士」爲師，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見神，將徑向「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時，纔明白這書不在人間，惟從兩處可以覓得：一是「旋兒」，已失的原與自然合體的混沌；一是「永終」——死，未到的復與自然合體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見，他們倆本是同舟……。

假如我們在異鄉講演，因爲言語不同，有人口譯，那是沒有法子的，至多，不過怕他遺漏，錯誤，失了精神。但若譯者另外加些解釋，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闡發，我想，大概是講者和聽者都要討厭的罷。因此，我也不想再說關於內容的話。

我也不願意別人勸我去喫他所愛喫的東西，然而我所愛喫的，却往往不自覺地勸人喫。看的東西也一樣，「小約翰」即是其一，是自己愛看，又願意別人也看的書，于是不知不覺，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這意思的發生，大約是很早的，因為我久已覺得彷彿對於作者和讀者，負着一宗很大的債了。

然而爲什麼早不開手的呢？「忙」者，飾辭；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處所。看去似乎已經懂，一到拔出筆來要譯的時候，却又疑惑起來了，總而言之，就是外國語的實力不充足。前年我確曾決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陰，使着一本辭典來走通這條路，而不料並無光陰，我的至少兩三個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學者」們的圍攻裏了。到去年夏，將離北京，先又記得了這書，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略夫」的齊宗頤君，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牆的小屋裏，先譯成一部草稿。

我們的翻譯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邊一壺好茶葉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

有時進行得很快，有時爭執得很凶，有時商量，有時誰也想不出適當的譯法。譯得頭昏眼花時，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綠蔭，心緒漸靜，慢慢地聽到高樹上的蟬鳴，這樣地約有一個月。不久我便帶着草稿到廈門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沒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學者」。于是又帶到廣州的中山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來了「學者」。結果是帶着逃進自己的寓所——剛剛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闊，然而很熱的房子——白雲樓。

荷蘭海邊的沙岡風景，單就本書所描寫，已足令人神往了。我這樓外却不同：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隻蝟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彷彿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却漸漸知道這雖然沈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只是不見「火雲」，時窘陰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這譯稿的時候

了。于是以五月二日開手，稍加修正，並且謄清，月底纔完，費時又一個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齊君現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別以來，迄今未通消息，雖有疑難，也無從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加以雖然沈默的都市，而時有偵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來擾耳目，因此執筆又時時流于草率。務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澀；歐文清晰，我的力量實不足以達之。「小約翰」雖如波勒兌蒙德說，所用的是「近于兒童的簡單的語言」，但翻譯起來，却已够感困難，而仍得不如意的結果。例如末尾的緊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 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 finstern Stadt, 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the.”那下半，被我譯成這樣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艱難的路」了，冗長而且費解，但我別無更好的譯法，因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譯是極清楚的：上了艱難的路，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

這都市是人性 and 他們的悲痛之所在。

動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難。我的身邊只有一本「新獨和辭書」，從中查出日本名，再從一本「辭林」裏去查中國字。然而查不出的還有二十餘，這些的譯成，我要感謝周建人君在上海給我查考較詳的辭典。但是，我們和自然一向太疏遠了，即使查出了見于書上的名，也不知道實物是怎樣。菊呀松呀，我們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糊，蓮馨花(Prime)則連譯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形色，雖然已經依着字典寫下來。有許多是生息在荷蘭沙地上的東西，難怪我們不熟悉，但是，例如蟲類中的鼠婦(Kellerassel)和馬陸(Läuferkäfer)，我記得在我的故鄉是只要翻開一塊溼地上的斷磚或碎石來就會遇見的。我們稱後一種爲「臭婆娘」，因爲牠渾身發着惡臭；前一種我未曾聽到有人叫過牠，似乎在我鄉的民間還沒有給牠定出名字：廣州却有：「地豬」。

和文字的務欲近于直譯相反，人物名却意譯，因爲牠是象徵。小鬼頭 Wistik

去年商定的是「葢然」，現因「葢」者疑詞，稍有不妥，索性擅改作「將知」了。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髓 Pleuzer 即德譯的 Klauber，本來最好是譯作「挑剔者」，挑謂挑選，剔謂吹求。但自從陳源教授造出「挑剔風潮」這一句妙語以來，我即敬避不用，因為恐怕「閒話」的教導力十分偉大，這譯名也將驀地被解為「挑撥」。以此為學者的別名，則行同刀筆，于是又有重罪了，不如簡直譯作「穿鑿」。況且中國之所謂「日鑿一竅而混沌死」，也很像他的將約翰從自然中拉開。小姑娘 Robinetta 我久久不解其義，想譯音；本月中旬託江紹原先生設法作最末的查考，幾天後就有回信：——

ROBINETTA 一名，韋氏大字典人名錄未收入。我因為疑心她與 ROBIN 是一陰一陽，所以又查 ROBIN，看見下面的解釋：——

ROBIN：是 ROBERT 的親熱的稱呼，

而 ROBERT 的本訓是「令名赫赫」（！）

那麼，好了，就譯作「榮兒」。

英國的民間傳說裏，有叫作 Robin good fellow 的，是一種喜歡惡作劇的妖怪。如果荷蘭也有此說，則小姑娘之所以稱爲 Robinetta 者，大概就和這相關。因爲她實在和小約翰開了一個可怕的大玩笑。

「約翰跋妥爾」一名「愛之書」，是「小約翰」的續編，也是結束。我不知道別國可有譯本；但據他同國的波勒兌蒙德說，則「這是一篇象徵底散文詩，其中並非敘述或描寫，而是號哭和歡呼」；而且便是他，也「不大懂得」。

原譯本上齊赫博士的序文，雖然所說的關於本書並不多，但可以略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荷蘭文學的大概，所以就譯出了。此外我還將兩篇文字作爲附錄。一卽本書作者拂來特力克望藹覃的評傳，載在「文學的反響」一卷二十一期上的。評傳

的作者波勒兌蒙德，是那時荷蘭著名的詩人，齊赫的序文上就說及他，但于他的詩頗致不滿。他的文字也奇特，使我譯得很有些害怕，想中止了，但因爲究竟可以知道一點望藹覃的那時爲止的經歷和作品，便索性將牠譯完，算是一種徒勞的工作。末一篇是我的關於翻譯動植物名的小記，沒有多大關係的。

評傳所講以外及以後的作者的事情，我一點不知道。僅隱約還記得歐洲大戰的時候，精神底勞動者們有一篇反對戰爭的宣言，中國也曾譯載在「新青年」上，其中確有一個他的署名。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魯迅于廣州東堤寓樓之西窗下記。

原序

在我所譯的科貝路斯的「運命」(Couperus' Noodlot)出版後不數月，能給現代荷蘭文學的第二種作品以一篇導言，公之于世，這是我所歡喜的。在德國迄今對于荷蘭的少年文學的漠視，似乎逐漸消滅，且以正當的尊重和深的同情的地位給與這較之其他民族的文學，所獲並不更少的荷蘭文學了。

人們于荷蘭的著作，只給以僅少的注重，而一面于凡有從法國，俄國，北歐來的一切，則熱烈地嚮往，最先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久已習慣了的成見。自從十七世紀前葉，那偉大的詩人英雄約瑟望單蓬兌勒 (Joost van den Bondel, 1587-1629) 以他的圓滿的表現，獲得荷蘭文學的花期之後，荷蘭的文學底發達便入于靜止

狀態，這在時光的流駛裏，其意義即與長久的退化相同了。凡荷蘭人的可駭的保守的精神，舊習的拘泥，得意的自滿，因而對於進步的完全的漠視，永不願有所動搖——這些都忠實地在文學上反映出來，也便將她做成了一個無聊的文學。他們的講道德和教導的苦吟的橫溢，不可忍受的寬泛，溫暖和深入的心聲的全缺，荷蘭文學是久為站在 Mynheer 和 Mevrouw（譯者注：荷蘭語，先生和夫人）的狹隘細小的感覺範圍之外的人們所不能消受的。

在幾個成功的嘗試之後，至八十年代的開頭，荷蘭文學上纔發生了新鮮活潑的潮流，將她從古老的舊障中撕出了。我在這裏應該簡略地記起幾個人，在荷蘭著作界上，他們是取得舊和新傾向之間的中間位置的，並且也可以看作現代理想的智力的提倡者，在最後的幾年，他們都在荷蘭讀者的文學底見解上，喚起了一種很大的轉變來。

這里首先應該稱道的是天才的台凱爾（Eduard Douwes Dekker. 1820—87），

他用了謨勒泰都黎 (Mulatuli) 這一個名號作文，而他一八六〇年所發表的傳奇小說“Max Havelaar”，在文學上也造成了分明的變動。這書是將嶄新的材料輸入于文學的，此外還因為描寫的特殊體格，那荷蘭散文的溫暖生動的心聲，便突然付與了迄今所不識的圓熟和轉移，所以這也算作荷蘭的文學底發達上的一塊界石。謨勒泰都黎之次，在此所當列舉的是兩個批評家兼美學家蒲司堪海忒 (C. Busken-Huet, 1826-86) 和孚斯美爾 (Karl Vosmaer, 1826-88)。雖然孚斯美爾晚年時，當新傾向發展起來的時候，對之頗為漠視，遂在青年中造成許多敵人，然而他確有不可紛爭的勞績，會給新傾向開路，直到一個一定之點，于是他們能够從此前進了。新理想的更勇敢的先鋒是蒲司堪海忒，他在「文學底幻想和批評」這標題之中，所集成的論著，是在凡有荷蘭底精神所表出的一切中，最為圓滿的了。

人也可以舉出波士本圖珊夫人 (Gertrude Bosboom-Toussaint, 1812-86) 作為一個新傾向的前驅，他的最初的傳奇小說和人情小說，是還站在盤旋于自滿的寬泛